

今後中國文化之動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今後中國文化之動向

河南省立中山圖書館藏

存

十、九

尹哲生著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四角

著 者 尹 哲 生

印 刷 者 拔 提 書 店 印 刷 所

地址：朱雀路邀貴井

電話：二二六七九

代 售 者 拔 提 書 店

地址：國府路

電話：二二六〇六

各 地 各 大 書 坊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今後中國文化之動向

尹哲生著

卷頭語

我這本書，本是一篇論文，其初祇預備幾千字可以完結；寫起後，竟不覺云云多至三萬六七千言，只好將他印成一種小冊子。

我不是一個什麼有名望的人，更不是有什麼地位的人，我是一個傭工者；驟然談起這文化的大問題，似乎有點不合。但現在一般所有討論文化的文字，皆有不能使我滿意的地方。常言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又說：『芻蕘可採。』何況文化為國家民族人類社會和宇宙的『共業』？我想一定沒有什麼人肯限制人家不許供獻意見。

這本書的內容，還是關於消極方面居多，我祇認為文化建設中應有的渡橋。至於積極的具體的建設方面，我是想另做一種東西。

不過，我是沒有什麼學問，書中所言，難免有多少錯誤，還要請讀者予以指教。

著者識

語

頭

卷

(2)

今後中國文化之動向

現在建設中國本位文化問題，已因『一十宣言』引起全國人士注意，差不多八個多月了。中間開會討論，發表意見，著爲論文，組織團體；也算成爲一種『新潮』了。關於如何建設中國本位文化的具體計劃，當有待時日；在這未成『定型』的期間，自然人人可以供獻意見。

這次問題，是否像以前曾國藩李鴻章時代的『洋務運動』，康有爲梁啟超時代的『維新運動』，以及『五四』以後的所謂『新文化運動』，仍然是只留時代演化的片影，不能把中國馬上送到世界文明興強的路程；還是冥搜枯索，矛盾於次殖民地深淵中，聽人家肆意侵侮，此時不敢斷言。但有一層；從前所謂什麼運動，是因國家軍事外交的慘敗，由政治上領袖人物和社會智識階級想去找可以自衛與人對立的技術政制，或是盡量的傳導新興的學術思想去衝破舊有的封建壁壘；並沒有公然標出怎樣建設的前題，要由國家和社會共同制定一種文化『新型』。現在感到時代文化巨輪的碾壓，在此革命建國之後，國家仍然受外力殘毀凋傷；於是由政治機構，經濟機構的備嘗險阻反映到發展文化智能以求生存的必要，這也是自然的趨勢了。

文化是民族在天然環境中，因生活之需要，由勞動和思想、智識、情緒一天一天構造積累而成的。其精神上物質上的「繁複性」，是隨時代增進的。歷史的事例是這樣：一個國家民族有因文化程度優越，同時政治、經濟、軍事的能力加厚而逐漸征服其他文化低劣的民族，擴大領域的；也有文化雖然高明，而因國力不振，政治昏亂，民生憔悴，被遊牧民族所征服的。有文化優越民族雖被異民族征服，却因他的「民族性」未喪失而可以復興的。有文化低劣民族被他民族征服之後，却因他人口繁衍之故，吸收他人文化而代替原有民族的。有自己文化本來低劣，因善於吸收他人優越文化而可以獨立興強的。有自己文化本來甚高，却因民族「自信心」「創造力」消失而永遠沉淪的。但是有文化民族征服無文化民族，不獨能使其生活形式改變，久之則種性亦且融化於無形，反之文化低劣民族，征服高度文化民族，他的生活形式種性久之即處於被同化的地位。這也是世界國家民族漸就同化趨向大同的自然公例吧？

中國是一個文化古國，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曾經有過光榮，這是人人承認的。近世紀因為世界一些強國，挾其同時發展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的力量，向低能的國家民族開拓富源，搶殖民地；中國在這種均衡的侵略局勢之下，不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沒有一種適應時代的能力，與人並駕齊驅，單就文化言（比較狹義的）也是日形低落，相差懸

遠！抱復古思想者，既不能拿出什麼東西去抵撓洋槍巨砲；趨新者也徒資羨耀他人，不能取來瓊寶爲國家挽回喪失；「中體西用」「政制改革」傳導思想者，亦惟有在模稜兩可，新舊掙紮，摸索迷離中無所建樹；直到中山先生始深觀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學術、思想主義的潮流，體察中國國情民性，歷史上固有民族精神、道德、智能創造三民主義，制定政綱政策作爲國民革命從根救起的共同路向。中山先生逝世後，中經北伐，革命勢力已統一全國了；但是這幾年來，國家不獨未能興強隆盛，甚至失去偌大領土，內憂外患，相逼而來；這種現象的構成，原因固多；而全國大多之人，沒有共同醒覺，掃除個人私有心理，在三民主義之下，正其新興一致的趨向，創造建設，爲國家謀久遠幸福則一也。

年來根據中山先生「恢復民族精神」「恢復固有道德智能」及「迎頭趕上」之言，隨「復興民族」的呼聲與時增長，中央訂定「生產建設」的治本政策去充實國力；在此共同口號之中，與生產建設有密切關係的「文化建設」不得不連帶產生。文化的範圍，本來關係很廣；一切倫理、道德、政治、經濟、軍事、教育、文字、語言、宗教、藝術、科學、工具、典章制度、習慣風俗、精神的物質的，皆是交光互網有連誼作用的。我們曉道現在英、美、德、法、意、俄……以及日本的國家何以能夠如此興強？雖然由於軍事、政治、經濟……的進展；而最重要的因素，還是根據於科學文化的發達，以爲國家創造建設的根柢。因爲科學發達，則一

切國力同時增進，也就是文化形態放其光燄的總因。近世國家民族的興衰，與古昔異其形狀：在古代有以游牧民族的軍團行動，用暴力侵奪他人國家者，現在要是文化低劣的民族，根本他的國力同時，就不能進步，所以文化振興，也就是加強國力的憑證。中國有如此廣大的民族，物產豐富，國民的聰明才智，在古代未嘗遜人，而現在竟然低落到次殖民地的地位；這固然由於近百年來國家統治階級的人不爭氣，而一般智識階級有文化領導任務者，不能「衝決網羅」，滌除舊染，運轉新機，為民族開拓一新生命線，自然要負相當責任。然一考其所以致此之故，實有幾種受病的根因。現在在此文化建設運動振蹕之時，不能不將此種根因，提供研究，期於根本拔除，這就是今後中國文化應有的動向吧？

所謂中國文化受病的根因者：

一、不消化

所謂不消化，一是國家社會不肯消化，一是個人不能消化。我們既知道中國古代文化未嘗後人，近世西方文化突飛猛進一日千里，何以中國老是保守故態，陵夷衰微？日本接受西方文化後，於中國人從前目他為島夷，何以島夷能夠自奮興強，老牌的神明華胄，反而志氣頹唐，受人侵侮？就日本自家說，也是承認「明治維新」以前，完全是接受中國文化，明治維新以後，完全是歐化；何以他完全用了人家文化，反能把國家弄好？中國

自家本有高度文化，接受西方文化又早，反不能日新月盛，列於強國之林，倒被他詆毀爲無組織非現代的國家。由此可知一個國家民族中他的先人創造出好的文化，不獨他的子孫可以享受利益，作興他的子孫不能繼承遺產，轉被外人得到實效，這就不能夠應用罷了。英美德法的文化，不一定皆是他們自己民族中創造出來的，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印度的文化，到了今日，除意大利去發展一點羅馬精神外，其他幾個文化古國，或早被滅亡，或者成了人家屬國，等於我們東周時代小範圍的『天王守府』，或者連現在我們孔廟中的『奉祀官』也不能夠有了。世界無論那一民族的文化，只有希望人家去信仰、模仿、宣揚，沒有限制人家的接受，只有任人自由發揚光大，沒有專門抱殘守缺，認爲『絕學無憂』，這也是世界文化史上沒有『空間性』、『時間性』的實情吧？

我們試想自從清季「雅片戰爭」以後，中經「甲午之役」、「庚子之變」，國人震于西洋的「船堅砲利」，親貴和頑固的士大夫迷信歷史太過，結果構成「義和團」之亂，惹起八國聯軍。其他少數有知識的人如曾國藩、李鴻章之流，覺得錮蔽自欺，終歸不了，於是奏請派人留學，派人考察；在那時只是講求些軍事技術工具罷了；至今由技術而政治，而經濟，而教育，而科學，藝術，哲學，應有儘有；其初猶可以說：「來源淺澁，汲而易竭」，後來也可以說『漸入深處』了。有不少些人，一反以前士大夫虛僞自大的心理，拜倒西方物質

文明，覺得自家所有皆已臭腐！一切衣食住行樂育非帶西洋化不足表示尊貴；而所謂帝國主義者，也就乘勢挾其軍事外交政治經濟的勢力，索性盡量送給你，到了今天，壓根兒全國城市農村無微不至的皆是充滿了外力，工商農村一齊破產！所謂拜倒西方化一般的人，甚至於姓氏也預備不要了；這種「舍己從人」「樂取於人」的犧牲精神，不能不算道地；但他們畢竟不能應用外來東西把國家興強起來。梁啟超先生曾有一段話：『晚清西洋思想之運動，最大不幸者有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爲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爲社會所輕視。就此點論，則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有負於國家也。』其實結至現在止，中間繼續不斷的留學生，雖說對於語言文字上不能說沒有傳譯之功，而實際對於國家整個文化國力上又有什麼比較可紀的創建。梁先生責西洋留學生之深有負於國家，當然以他們負有相當的使命。然在那時猶可以說，政府當局沒有一種勵精圖治的心理，擢用相當人才爲國家謀出路，仍是醉生夢死，陷於日剝月削的長途。但是那時以及後來的西洋留學生，回國後多少皆是佔到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地位，他們對於所學不能起消化作用，爲國家民族建功立業，這也是無容諱言。從前俾斯麥說：『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求

政治原理，謀回國做根本的改造。中國到歐洲來的人，祇問某廠船砲造的如何，價值如何，買回去就算了？！他又承認『東亞有兩個奇才：一是伊籐博文，一是嚴復；』他斷定伊籐能建功，嚴復不能建功。後來嚴復雖然在中國學術思想上有點貢獻，但他是學海軍的，畢竟『學非所用』了。中東之戰，日俄之戰，日本勃興了，中國人紛紛掉轉頭來學東洋；但是除了『士官派』大多數做了民國十幾年中製造內亂種子外，其餘學政治的，回國後得了一官半職，只是把所帶的講義，生吞活剝，一層一層的推銷也就算了。就教育制度上說：歐戰以前，不是「日本式」，就是「德國式」；歐戰以後，差不多「美國式」最時髦了。現在還未聽說「墨索里尼式」或者「希特勒式」。從「五四運動」起，各種主義學說盡量輸入，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德先生（民主政治）賽先生（科學）聖西門，蒲魯東，巴枯寧，馬克司……克魯泡特金這些名字皆來了；旁皇迷惘，無所適從。直到今日，雖有三民主義可以救國的文化最高原則，因為政治上種種阻礙，未能安流順軌實行民生政策，舉國之人，還是在「不自信」，「過於自信」，「沒有自信」，「不能自信」，「中去自欺自毀，不能走上光明大道」。

日本大隈重信說：『無論中國的和西洋的文化，一旦到了日本人手裏，就使他起了一種特殊作用，成了日本化，已認不清中國和西洋了。因為我們最大的特色，就在能夠接

受外來的文化，加一番融會貫通的工夫，成爲日本化。」本來一個國家民族，既各有其歷史與文化，無論處在什麼時期，只要他想自強，不自暴自棄，自然一面應當淬勵，固有一面採取本無隨時空間去締造新機。世界上的民族，除非是猶太人無法子去講「本位」，其餘只要他有個國家存在，自然有他的本位。這國家的本位能否獨立生存，總看他的文化能否適應時代環境，故步自封固不可，俯仰隨人亦不行，時代精神是隨時空間向前進展不斷的，易其質量內容的。在古代交通未廣，一個民族國家只要你的力量足以應付週遭種族，卽足以自存。現在世界棊通，一切經濟文化國體制度社會組織皆有連帶的「變革性」。你這個國家一切精神物質不能夠持續去競勝爭存，只有落伍，只有被人家宰割！所以現代國家生存的第一義，就是從文化觀點上吃了自家東西和人家東西能消化，保守固有固不妨，吸收外來亦不妨，「相入無礙，相是無礙」，（華嚴經語）健全精神必寓于健全身體，國家民族的新機，卽在于文化、中生理的動力也。

中國在秦漢以前，上溯春秋戰國唐虞三代，皆是自家文化，所謂三苗、獯鬻、玁狁、犬戎、匈奴、東胡之類，已談不上什麼文化。東漢以後，印度文化漸次輸入，經過魏晉六朝隋唐的發揚，到宋明時代融合，東西北邊境上由以前獯鬻玁狁匈奴之類變形易質而爲五胡、遼、金、元的名稱者，已經被我們征服或由他篡據，到了後來成了中原民族的混血兒，形成天

然大一統的中國本位文化。明末清初時利瑪竇以傳教師的資格，因中西通商之故，由海道入中國，帶來了天文、幾何、歷算、鐘表之類，南懷仁、湯若望相繼爲清廷錄用。那時除了最上流的學者如徐光啓、李之藻、黃梨洲等能夠明瞭認爲實用之學外，其他大多數的一般士大夫正在專攻考據詞章，對於這些東西頂多不過認爲一種技術，與中國全部文化當時沒有多大的影響。但是那時因爲中國清初猶在強盛時期，根本沒有什麼相形見絀之處，迨至雅片戰爭以後，比形量力，始成了劃時代的「東西兩大文化」。曾國藩、李鴻章設方言館、造船廠、機器局，從事西方學藝的輸入，追隨學步，不能說沒有點特識，不過後來李鴻章的軍事計畫也，就隨慈禧的大造頤和圓做萬壽打斷了。康梁的「百日維新」從事政制改革，確有改絃更張的機會。康梁失敗後，一般在位執政的人，皆是依阿取容，張之洞掛起了「中體西用」的招牌，博得一般人的贊同，其他像曾、李、康、梁那樣稍有爲的人，也沒有國家也，就不得不漸入於「一種族革命」時期了！

這幾年經過「國民革命」時期，國家民族的現象還是如此！事實條件的內容到底又是什麼緣故呢？有幾句「老話」也值得注意的：從前孔子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你看誦詩三百，就可以負政治責任，外交責任；如果不能稱職的話，就等於白讀。現在人覺得曾經誦詩三百是什麼樣子？還有漢時有人通一經

就可以爲博士爲公卿，如董仲舒、鼂錯、公孫宏、兒寬之類，確能負責做些事。宋趙普說他以半部論語治天下，也就成了太平宰相；現在你要找他根據那些原則，恐怕也是不得要領。可知接受先民由生活經驗創造發明所遺留的精神遺產，所謂「經典」及制度文物者，後人皆是應當就「當時此地」去訂定適應辦法，並不是一刻舟求劍，「膠柱鼓瑟」或者「守株待兔」所可了事的。現在世界上各種學問的書，不僅止「汗牛充棟」了；一般講求學問的人，也着實讀的很多；留學外國去學政治、經濟、教育、科學、工藝、軍事……也着實不少；他們皆是現代的中國人，何以不能「利用厚生」「開物成務」把國家興強起來？何以一架飛機，一隻潛艇，也不能製造？用盡多少國民力量，大張旗鼓買幾架飛機，損壞了恐怕還不能修理，其他軍器軍艦之類，非用外國技師不可；就連郵電、關稅之類，沒有外國人就出毛病，其他工藝醫藥等已經被人壓的不能翻身；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我想這種病理構成的遠因，恐怕就是自從國家專以文字取士，把天下聰明才力悉出於口耳記誦，講求功名利祿的結果。因此社會養成一種不痛不癢，不切實際，不求消化，自私自利，委蛇庸軟，鋼蔽自欺，虛僞自大之積習。到了今日，一般求學的人人，所謂智識階級者，多數還是這樣心理。能鈔取幾篇表面文章，也就成爲國家社會出色的人才，實際內容不問了。吳稚暉先生說：『文學不死，大禍不止』，雖是有點太過，但不能說沒有相當理由。現在中

差不多成了文字世界，也就是紙片世界！繼承祖宗精神遺產，觀察人家制度文物，不從心理想，只從口裏講，不從國計民生上怎樣去求實效，只在文字語言上怎樣去宣傳批評，無論新舊文學之爭也罷，科玄論戰也罷，社會史觀論戰也罷，民主獨裁意見也罷，計畫規章也罷，宣言也罷，多半皆成了空中樓閣，皆成了洋八股。羅整菴說：『將聖賢語言當做一場話說，學者之通病。』朱考亭說：『教學者如扶醉漢，扶得東來西又倒。』其實現在社會上一般人士何嘗不是喊口號站不住腳根的樣子，也竟有多少學來一些名詞術語，做些極無聊的文字，作為一種「鋒頭慾」或者「換錢慾」的工具。我們雖不能堅守顧亭林先生『一命爲文人，斯無足觀』的信條，總應該感覺到顏習齋『記誦多一分，則實行處少一分』的真理，國家民族纔有辦法。我記得以前有一位先生（大致是國粹學報上某君，記不清楚了）他根據漢書東方朔傳上說，東方朔自述爲學經過，替他結算起來，每天只是七十字。因此認爲古人所謂聰明也不過爾爾。哈哈，原來如此，他們認定所謂讀書求學，就是記取字數的，照這樣，現在一般小學生記誦幾本什麼書，不是皆成了什麼大家了嗎？東方朔成就了什麼樣人，我們不去管他，不想現在世界已經走到各個國家民族互競生存講求實用的時候，中國還是祇以文字公式爲學問，國家民族還不應該倒霉嗎？

大家信守中山先生「恢復民族精神，恢復民族固有道德智能和「迎頭趕上」的